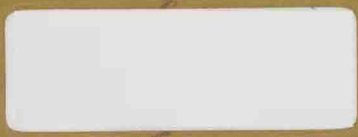




行走天涯



乌力吉布林 / 著 布林 / 译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一辑

行走天涯



乌力吉布林 / 著
布林 /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行走天涯 / 乌力吉布林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063-7079-0

I. ①优… II. ①乌…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内蒙古 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18.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6948号

行走天涯

作 者: 乌力吉布林

译 者: 布林

责任编辑: 陈晓帆 周 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12千

印 张: 9.50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079-0

定 价: 23.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初始成果开始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荒蛮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绘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59}

第三章 {117}

第一章



地球，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形状像扁球体，面积 51,100 万平方公里，其中海洋约占总面积的 71%，陆地占 29%。

那梦古怪且有点儿恐怖。梦的情景像饱食的红狐狸，仍清晰地盘绕在小坦科思的脑海。祭吉雅其^①之前，他还想起那梦，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

现在，他家祭完吉雅其，正唱歌舞蹈呢。

空气甜蜜而安详，太阳受到感染似的，一下子亮堂起来，水晶般的白光在初春的青草上跳跃。

巫师刚刚做完仪式，巫师的仪式使宝日勒岱的心里踏实了许多。去冬今春的暴风雪里，宝日勒岱巴特尔^②家牲畜受损不少，托巫师的福，今年我们家会五畜兴旺，一切顺利的！他心里暗暗祈祷。

前来参加祭祀的有宝日勒岱巴特尔的安答^③朝日海和莫力黑

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 ① 吉雅其：牲畜保护神的名字。
- ② 巴特尔：英雄。
- ③ 安答：义兄弟。

老汉，还有坦科思的小安答布哈岱、格特、明盖。他们已忘了昨晚整夜被噪声沟的嘈杂声折磨的事，尽情欢乐呢。在嘈杂声中，喝得脸红的宝日勒岱友好地拧住朝日海的耳朵，将他拉到外边，把酒杯对准他的嘴唇，其他人欢快地拍着手围着他们踏歌舞蹈。朝日海也喝了不少，为回敬安答，他拉着莫力黑老汉的手，到宝日勒岱跟前，斟满一杯酒给安答。宝日勒岱伸手接酒，朝日海敏捷地往后一退，他扑了空。几经折腾，宝日勒岱贪酒贪得快要疯了，最后他拧住朝日海的一只胳膊，几乎是抢下那杯酒一饮而尽。歌声更高亢了，人们扭动着身子，陶醉地跳着舞，脚下腾起一股股细微的尘土。

小坦科思神情萎靡地坐在一旁。不知怎么，最近他时不时会这样呆头呆脑地坐上好长时间。父亲走过他旁边时小坦科思说：我听见了骨头咯噔咯噔断裂的脆音，还闻见一股血腥气……

微醉的宝日勒岱没听清儿子在嘟囔什么。

小坦科思神情忧郁地走到父亲跟前，嗫嚅着重复了刚才的话。你怎么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宝日勒岱举起手狠狠扇了儿子一耳光，坦科思非但没哭，甚至用异常沉稳的口吻又重复了一遍。

啪一声，父亲又扇了他一耳光。小坦科思的脸上印出五指印痕，他的鼻子抽搐了几下，仍没哭。

小坦科思今年十三岁。那年娘生他时，阵痛了三天三夜，生下的婴儿奇大无比：身量看上去就像三岁的孩子一般，满头黑发，哭喊浑厚低沉；更奇异的是，巨婴的脚上套着类似于皮靴的东西。父亲认为婴儿非同一般，但观察了多年，孩子除了个头儿大、视力好外，并无特异之处，也就不再把他当宝贝了。

坦科思挨了两个耳光悻悻地坐在门旁。一种不祥的感觉漫上他的心头，他把目光从屋里闹腾的人们身上移到外边。山峦、戈壁、树林、牛羊，草原上半天马程之内的东西被他看得一清二

楚。此时，他的视野里闯进来三个骑马的人。他们踏着草上跳跃的阳光，向德日苏图戈壁驰来。走在前边的两个男人身穿太阳月亮图案的棕色袍。

他们是客烈亦惕部落的查日哈、乌兰其尔兄弟俩和仆人。渴得嘴唇干裂的三人看见北边有户人家，便调转了马头。那户人家显然来了外人，马桩上有好几匹鞴鞍的马，毡房里传出歌声。

得知户主是乞颜部的宝日勒岱，兄弟俩的胸膛里顿时燃起了复仇的毒焰。该死的宝日勒岱！兄弟俩会意地交流了眼神，走进了毡房。

来人没说出真实身份，宝日勒岱高兴地迎接客人。在歌声笑声中，两兄弟将碗里的酒先敬给吉雅其，接着他们的仆人端上一碗酒，几人走出毡房跪下来朝南三叩头并祭酒，之后依次向西、北、东方向一一祭酒。祭拜完毕回到毡房，宝日勒岱端起碗继续喝酒。

见人们微醉兴奋，查日哈提出比试摔跤玩玩儿。好好，宝日勒岱答应着朝外走去。云影在原野上浮动，这里是满目阳光，那里却投下了一片灰暗。宝日勒岱和查日哈搏斗了几个回合，不分胜负。

使里勾子！

兜底跋脚！

人们在一边助威叫喊。

宝日勒岱转了几圈突然使里勾子摔倒了查日哈。

查日哈笑着站起来说，扎扎，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兄弟你上来比试比试。

乌兰其尔跳着鹰舞步上场，宝日勒岱看出与他摔跤不能拖延时间，决定速战速决，就使出连贯技巧，人如旋风，逼乌兰其尔连连后退躲避。三四个回合后，乌兰其尔瞅准宝日勒岱的一个破绽，一闪身，闪到他的右侧，使出拿手毒招摔倒了宝日勒岱，并

用肩压住他，朝哥哥瞟了一眼，只见哥哥咬了咬牙，就将膝盖一用力，宝日勒岱的腰椎咯嘣一声断了。人们看见乌兰其尔使出毒招，止住了笑声。

宝日勒岱无力地躺在地，说：我的腰椎被折断！他们想干什么？愤怒的人们一拥而上围住乌兰其尔和查日哈，厮打起来。

他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人们操起刀和棍棒。刀的叮当声、棍棒的呼呼声连成一片。太阳躲进云后，门前腾起一层层尘土。好多年前，宝日勒岱祖父所在部落和查日哈祖父所在部落的人经常聚集进行摔跤比试。一次，宝日勒岱的祖父用毒招将乌兰其尔祖父的手膊折断，留下残疾。于是两个部落结下仇怨，每每进行摔跤比试就用毒招残害对手……

哆嗦成一团的坦科思躲在一块巨石之下。透过摇曳的芨芨草，他看见三个人围住乌兰其尔，厮打得难分难解。

坦科思清晰地听到刀子刺入肉体的声音，不禁战栗了一下。他的旁边蜷缩着一个老汉。他们为什么老这样互相残杀？老汉匍匐在地，嘴里不断地嘟囔。

风擦着草尖低低地吹来，草浪如海潮般一层推一层地涌动。噪声沟又传来烦人的嘈杂声，弄得坦科思心烦意乱。在风声中，他看见布哈岱、格特也举着棍助威，一下子有了勇气，便捡起一块石头，冲向朝这边跑来的乌兰其尔。乌兰其尔险些被他砸着。

兔崽子！乌兰其尔咆哮着用右手抓住坦科思的衣领举起来，用力摔出去。坦科思居然没摔倒，翻了个筋斗，稳稳当当地立着，龇牙咧嘴的表情，似乎在嘲笑他。愤怒的乌兰其尔冲过去，再次抓住他，使劲摔出去。坦科思又翻了个筋斗，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龇牙笑。乌兰其尔的脸唰的一下白了，扭头就跑。

午后的宁静被刀剑的碰撞和杀喊声击得粉碎，草地被鲜血和马鞍所玷污。人们追逐那两个家伙时，天空突然阴沉下来，瞬时

大雨如注，追逐的人们勒住了缰绳。

莫力黑老汉从巨石底下取出毛绳，又绾了个结。每结一笔仇，他们就用毛绳疙瘩记下。部落之间的争斗连续不断，莫力黑老汉在毛绳上已结了七十七个疙瘩。每次战争都会失去、毁坏不少东西，唯独这根毛绳没有丢失。

有些人对连绵的战争厌倦了，但只要看见那根毛绳，眼里就冒出复仇的火焰。

风雨中，人们从勒勒车底下找到了宝日勒岱，他已神志不清。

雨住天晴，从原野上吹来一股清新的风。宝日勒岱呻吟片刻问：谁在我跟前？

宝日格青凑到丈夫耳边说：我们几个都在。

坦科思呢？

妻子立即叫来儿子。

宝日勒岱气喘吁吁，眼里无光。他无力地握了握儿子的手说：孩子，我恐怕不行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几个弟妹和母亲。他觉得身体像一片叶子，随风飘起来。他想继续说下去，但话就在喉咙里像被刺卡住了似的。

坦科思默默地点了头。他又想起了昨晚的梦，梦的情景怎么与现实那么相似呢，难道有时候梦就是现实？

太阳就要落山了，山脉、草原寂静无比。几只乌鸦呱呱叫着落在前边的草地上。远处传来狼嚎声。

宝日勒岱巴特尔的门前立起一杆长纓，人们将长纓的尖用黑毡缠住，离开了毡房。

傍晚，朝日海他们将宝日勒岱的尸体埋在了海尔山脚下，然后赶来几群马把墓地踩平。那天夜里天空骤然飘来乌云，又下了场瓢泼大雨。没几天那片荒地已草青花开，恢复原貌了。

自从被乌兰其尔狠狠地摔了两次之后，小坦科思像吃了增长素般疯长起来。他清晰地听到了浑身血液在血管中汨汨流淌，身体每个细胞都在滋滋膨胀。由于身体奇迹般变粗变大，蒙古袍的衣缝被撑开，腰带也短得紧绷绷了。更奇异的是，蒙古包的门框容不下他进出了，他只有侧身才能出入。随着身体的膨胀，他的声音也变得粗重洪亮。

前几天的斗殴中，好几个人受了伤。莫力黑老夜以继日地忙乎着烫烧、包扎他们的伤口。

他一有空就拿起一小袋碎骨头捏抓起来。原先用石子儿，现在换成碎骨头了。再过一百天，我手上就有功夫啦。我要一直修炼这功夫，肯定会捏弄好宝日勒岱的断腰来着。荒废多少年，手上生硬啦！莫力黑老汉说。

莫力黑老汉是个独身汉。他的年龄究竟有多大，无人说得清。有人说一百岁了，有人说一百多岁了。他自己不愿意讲，所以人们也不问底细。他的记忆力异常好，多年前的小事情也记得一清二楚，脑子里装满了故事。

我们的先祖是苍天降生的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澜勒，他们渡过腾汲思水来到位于翰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生有一个儿子叫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的儿子叫塔马察，塔马察的儿子叫豁里察蔑儿干……

这样一开口，莫力黑老汉能讲个一天一夜。坦科思的弟弟查干莫日根最爱听他讲。有时候听得入了迷，怎么睡着的都不知

道。查干莫日根记住了很多故事，并能学着老汉眉飞色舞地讲。老汉很喜欢他。

坦科思牢牢记住了莫力黑老汉讲的关于搏克^①的故事——

古时候，不大会使用工具的部落人们，常与野兽徒手相搏。为训练狩猎、欢呼狩猎成果或互相比试高低决一雌雄，他们常常进行搏斗。渐渐地这类搏斗成为狩猎或庆丰收时进行的一种那达慕，这种那达慕在漫长的过程中演变成了蒙古搏克……

一天晚上，坦科思心里发闷，便走出毡房到草滩上转悠。白天的燥热从地面上飘离了，晚风送来了凉意。在朦胧的月光下，他看见一个人在放青的几匹马中间溜达。这么晚了谁在这儿转悠？莫非是盗马贼？坦科思警惕地往前走去。那人的额头上有只独眼，形体粗壮敦实。莫非是莫力黑老汉故事里的奇人？坦科思看见那人瞳孔里闪着奇异的光亮，感到有些恐惧，转身刚要走时，后边传来说话声：喂，孩子你别急着走，我在这儿等你多时了！

等我？互不相识，你等我干什么？坦科思没理他，继续往前走，那人飞也似的跑到他面前，挡住去路说：咱俩摔跤比试一下，如果你摔倒我，可以马上回家。

坦科思没畏缩，低下头，猛地朝他扑去。然而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便被独眼人摔出很远。他连续进攻三次，都被独眼人像玩具似的轻易摔倒。坦科思服了，惊奇地问：你是什么人？摔跤这么利索！

① 搏克：摔跤、摔跤手。

你别问我是什么人，我喜欢你这孩子，我是来教你摔跤技法的。

坦科思见那人似曾相识，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面——可能在梦里吧。他不再拘谨了，心里的恐惧也彻底消失。

从此，坦科思隔三差五找独眼人学摔跤技法。无论刮风下雨，从不耽误。独眼人如隐形人，行踪诡秘，坦科思却知道在哪里等他或找到他。

他要求坦科思避免参与打架斗殴，喝酒滋事；食肉选用颈项上的肉，晚上睡觉前尽可能多喝酸奶，夜里睡在坚硬的垫子上。对一个摔跤手来说，这是起码的要求。

查干莫日根见哥哥行踪有些异常，问他在干什么，他莞尔一笑不回答。有时坦科思整天不归，母亲也不责备他，而且煮肉时尽量挑些颈项肉和带筋的肉留给他……

一天，失踪的札日其古岱老汉背着他那发黑的羊皮风箱回来了。他行踪不定，但每年年底肯定回来，并鼓荡起风箱，给牧人们煅打一些精美的刀啊锥子啊之类的生活用具。听说他疾行于山巅，日行几百里，无处不去。他见多识广，从古至今、天南海北，无所不知。他嘴上常挂着这样一个故事——从前，几个部落相互残杀，我部大败，留下的人逃进大山密林中的一个开阔山谷。多年后，因人口增长、牲畜繁殖，山谷已容纳不下整个部落，我们便从山谷里往外迁徙。然而，一面巨大的石壁严严实实堵塞了去路。过去通向外界的通道，或山石崩塌，或山岩崛起，被一一堵死。我们就用九九八十一头牛羊皮制作风箱，化铁熔山，走出山谷，来到德日苏图草原。

札日其古岱有个奇异本领，他可以与大地、苍天对话，预言未来。前几年，他曾预言德日苏图草原要诞生一位英雄巴特尔。当时人们根本不信，甚至有人嘲笑他。现在回想起来，他那句话不

是信口开河。瞧，德日苏图的坦科思，就是一个不寻常的少年啊！

札日其古岱老汉此次又带来了不少新奇的消息。他说他常常听见莫名其妙的马蹄声。马蹄声像闷雷、像战鼓，震颤着草原。好几次他被那隆隆声吵醒，看来草原就要变啦。关于德日苏图草原他又预言道：噪声沟要给人们带来灾难。

札日其古岱是信口雌黄，还是真预见了什么，人们拭目以待……

坦科思像雨后春笋般疯长。肩宽胸凸，一块块发达的肌肉闪着油亮的光。几个月不见，有些人差点儿认不出他了。人们不由想起他出生时的种种奇闻，说这小子就是不寻常。

朝日海整天思谋怎样跟查日哈他们报仇。人少、武器不良的事伤透了他的脑筋。

一天，商贩们又赶着车、拉着毛驴来到德日苏图。车上载着五颜六色的绸缎、精美的瓷器等，让人眼馋。商贩们有时会在草原上迷路、冻死或被残杀，但他们不畏惧，为了金钱他们敢于冒险。

商贩们运来琳琅满目的物品时也带来让人惊奇的消息：他们那里的人不像草原人整天吃肉喝酸奶、穿皮衣用皮具。他们吃米面，用铁或铜制的用具。土烧制的瓷器，既耐用又特别精美。

朝日海与他们预定了很多铁器，并赶来不少牛羊换回许多铁器铜器。人们奇怪他换回这么多铁器想干什么。

商贩们赶着牛羊、拉着皮毛走后，朝日海就叫来匠人砸铁器制造起了箭。火光闪闪，叮叮当当的声音彻夜不停。

沉寂的草原又一次沸腾起来……

坦科思浑身肌肉都往外迸发着力量。他能把骆驼像抓绵羊似的从后腿上拉住，并制伏；最烈性的马到他手里也被他驯服得乖乖的。